



古今治平略

7保
5071
25-8



門 保 土
5071
25-8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二

豫章山之朱健子强父著

弟朱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鉉霜鳴父較

雜征篇下

歷代山澤之征

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
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

戈矛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

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數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蒞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屍滿野。此見戈之本也。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輪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

古今通考 卷十二
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之野
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
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
府頒其餘於萬民若大田獵則策澤野及弊田植虞
旌以屬禽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
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
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林衡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正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若斬木材則授法於山而掌其政令川衡掌巡川澤

之禁令而平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
其川奠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屬禁以守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角人掌
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以量度受之以供財用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
山澤之農以當邦役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
爲搏十搏爲縛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
葛征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
之掌染掌以春秋歛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

而頒之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價揭之。掌其藏與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上皆以物受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家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祚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刑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

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欲○麋○春○秋○獻○獸○物○時○之○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禁○令○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菹○珍○異○之○物○以○時○歛○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菹○享○亦○如○之○魚○人○掌○以○時○魚○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鱸○麇○共○王○膳○凡○祭○祀○賓○客

古今治平畧
喪紀其其魚之蠹薨凡漁者掌其政令凡魚征入于
王府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狸物春獻
鼈唇秋獻龜魚祭祀共蠹羸蜺以授醢人掌凡邦之
籍事大畧山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取之也
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洲山川澤藪
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害有可
與諸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辯其名而頒之使致
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所以弭諸
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頒以山澤之利者

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以畿
外山澤尚爲之織悉區畫而况畿內之山澤乎大抵
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溥也不公其財則是
山海天地之藏而爲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
爲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
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
澤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五曰虞衡作山
澤之材則是官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屬則有山虞令
萬民以時斫材澤虞頒其餘於萬民田獵者得以授

古今治平略 卷十二
迹人之令取金石玉錫者得以受北人之圖羽翮齒
角之物皆山澤之農所得取締絡草貢之材皆山澤
之農所得爲以至染草灰炭疏材互蜃之物皆山澤
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謂與民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
賦歛財賄而五日山澤之賦則是民不得擅也至地
官之所屬山虞則掌山林而爲守禁林衡則掌巡林
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
爲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至執犯禁者而
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爲厲禁而守之井人則

掌金石之地爲厲禁而守之齒角羽翮以當邦賦則
角人羽人歛之締絡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歛之以
至掌炭掌染草掌荼掌蜃之屬無不以時而徵其物
也此之謂禁民趨利益古者鄉遂之民皆爲農農皆
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
獨爲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爲生徃徃資山
澤之利以爲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民必輕故先
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
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

古今通考 卷十二
後春秋時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
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
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財以
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
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事也三年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辯等
別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
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

也公曰吾將畧地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齊桓公問于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
之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
共工之王水處汁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監制
天下至于黃帝之土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
破矰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于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
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讐以大夫隨之桓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

古今治平略 卷十二
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瞻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于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

耳也色者所以守人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
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家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故當時鑄山煮海縮山澤之利而
國富饒後至景公之時征歛煩重民多怨咨公嘗患
疴不瘳梁丘據請誅祝固史嚚公問晏平仲對曰不
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
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
從其政偏介之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
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亂不違內寵之妾肆

古今治平畧 卷十二
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
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
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
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闕去禁薄歛已責蓋三代之時服食器用下之貢
獻有程上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于民後之言利者
始以爲天下山海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
不可爲百姓豪強者所擅其說發于管仲而盛于桑
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則以其適于民用

也至金爲天地之秘寶而歷秦迄漢獨未聞有征權
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伏左趾博育使郡國矯詔令
民鑄農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
置小鐵官偏于天下獨不聞有犯金之禁夫鐵至賤
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
家之征利果無資于金耶卽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
東程鄭宛孔氏魯內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
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彊之致富亦不繇
于金耶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

之貨之遺意云晉南渡以迄梁陳大抵嶺外酋帥因
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
署之以收其利宋孝武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
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煥
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
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寔
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宜損益舊條更申恒制
有司檢詔書占山護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
市尚書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過于嚴刺事旣難遵

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
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看革立制五條凡是山
澤先常煥爐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
鱸膾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占項畝皆
依定格條上貲簿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
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
壬辰之科從之南齊王敬則爲會稽太守會土邊帶
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
歛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

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
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
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
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
劇唐凡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陝宣潤饒衢信
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
四汾州礬山七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
州銀坑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
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

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侯我耶乃黜萬
紀麟德二年廢陝山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
伊陽五重山銀錫天寶五年李林甫爲相謂李適之
曰華山有金鑛采之可以富貴主上未知也他日適
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
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
爲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熟適之自是失恩德宗時戶
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監
鐵使元和時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

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
 常數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
 縣官吏節級科罪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刺
 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言利以自殖舉天下不七萬
 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
 二萬餘匹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
 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
 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
 萬七千斤鐵五千三萬二千斤宋興金銀銅鐵鉛錫

之貨凡諸金產金有五曰商饒歙撫州南安軍產銀
 有三監曰桂陽鳳州之開寶建州之龍焙又有五十
 一場三務產銅有三十五場一務產鐵有四監十二
 冶二十務二十五場產鉛有三十六場務產錫有九
 場產水銀有四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
 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抗蔽每念茲事深
 疾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自桂陽監歲
 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
 山內出銅卅定州諸山出銀鑛請置官置掌其事上

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金銀銅鐵錫之冶
 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
 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
 足有司必責王者取盈仁宗英宗每下赦書輒委所
 在視冶之不發者或發冶或蠲王者所負歲課率以
 爲常而有司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
 歲課增損繫焉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
 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
 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一斤鉛九萬八千

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
 千二百一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
 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古者總六
 十八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
 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
 萬鉛增二百萬獨水銀無增損又得丹砂二千八百
 餘斤今之論次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天聖中登萊
 採金歲益數千兩帝命獎官吏王曾曰採金多則背
 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民饑詔弛金禁

聽民自取。後歲豐，然後復故。八年，知熙州王詔奏本路銀銅坑發，詔令轉運市易司共計之。以所入爲熙河糴本。七月，詔近坑冶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爲保。保內及于坑冶有犯知而不糾，或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坑冶國朝舊有之官置場監，或及承買以分數中賣于官，舊例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利錢爲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也。政和間

數罷數復，然告發之處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爲用，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權而鬻之。于是戶部言詳度官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與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置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萊蕪二監歲課鐵少，不能給。請以鐵從官興煽計所獲可多數倍。詔從其請。自是官權其鐵，且造器用以鬻。

於民夫以天地之間顯昇坑冶而屬吏貪殘積成蠹
 獎諸處檢踏官吏大為民殃有力之家悉務辭遜遂
 至坑源廢絕鑛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為官開浚原
 佃之家方施工用財未享其利而譁徒之脅甚至黥
 配佑籍寬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國朝山澤之征

皇明國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若金有常例
 鑿鐵水銀銅錫有常額至于銀鑛珠池間或差官暫
 取隨即封閉馴至今日令更加嚴洪武七年命置
 鐵冶凡一十三所時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
 鎮地產鐵元時嘗于此署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
 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
 之上日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
 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于

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各冶鐵數尚
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
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近臣
有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太祖曰。銀場
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損于民者多。况今凋
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
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二十年廣軍前衛老
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
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可資國用。上謂侍臣

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
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
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
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
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收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
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
戒。豈宜效之。臨淄縣丞王基言。乞發北海之藏以通
寶路。太祖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
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而勞莫甚焉。昔唐太宗

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遂黜之。永樂十年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成祖曰：獻利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不在利。皆斥之。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出五色石可爲器用。上曰：此倖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患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卽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用不許。仁宗登極學士楊士

奇聞折薪司賦棗于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折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上喜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卽命減其半。仁宗嘗謂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不强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踊數

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緣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
 其千百之什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
 用之物必于出產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
 科派毒民者罪不宥初大內西湖受房山之水流
 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往來遣人巡視
 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
 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
 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
 以利民者雖府庫不吝况山澤所產哉仁宗以

京師人衆而蕘薪嘗採于數百里外詔居庸關以
 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宣德
 元年錦衣衛力士竇且言山西中條山產膽礬乞令
 有司採進上曰膽礬何切于用使民耕則有粟充
 饑桑則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若礬可利
 民聽其自採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朕聞陝西
 去歲薄收軍民艱食而脩襄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
 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
 及此宜遣人馳驛諭所司姑停止所遣人令還京

二年正月綿竹民奏世以採捕爲業歲辨鹿皮初地
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爲良
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恤上諭吳
中曰田野闢人民衆多此美事也雖羽毛齒革以資
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三年上
聞廣東都司言番禺民有私取礪砂煮之可得白金
鉛錫請官開冶命巡按御史同三司官開驗因謂
尚書夏原吉曰朕料鉛砂之烹所得無幾若果有厚
利置冶烹煉豈待今日彼小民或竊取以求毫末之

利無足怪朕已宥之不問其令有司悉填坑洞免
民逐末之弊四月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用香獾銀
珠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錢辦之上曰所買太
多侈其會稽可省者省之其開買物支官錢近時爲
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福建尤
溪縣銀屏山自永樂間縣民朱得立開採納銀
宣德間設官局後奉詔罷局封坑而坑首額戶猶
照舊納銀布按二司以爲言英宗曰生財有道
不在坑冶况厲民以爲益乎其卽罷之初洪武間

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七十餘兩 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 宣德間福建又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 英宗初卽位下詔封坑冶民大蘇息至是有盜礦脉相鬪殺者福建藩臣各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二處三司議奏曰開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歛人心搖動其患尤深

爲今之計莫若責官典守嚴禁加捕則盜息矣 朝廷是其言而刑科給事中陳傳復請中貴與言利之官相與附和乃 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蓋比 宣德時減半而比 洪武時已十倍矣至于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殆過公稅于是豪猾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至 正統十四年王師戡定民始安戢 成化十年時內費日侈帑金漸乏乃 命寶慶等府武陵等

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二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于蛇虎死于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嘉靖中備新禮祀兼造方丘朝夕壇大禮須珍寶青黃玉屢行採取奉行者耗庫藏不貲至萬曆二十五年三殿災大工並作經費浩煩上用指揮千百戶王允中鄭一麒等言分遣內臣陳奉等往湖廣浙江雲南山東等處開採礦銀屢旨不

許擾民內臣不能遵守信任群小抑勒酷詐而陳奉尤甚至叅逮分巡僉事馮應京因激變地方殺傷多命百姓誼譁甘心于奉奉避匿楚府得免又疑撫臣支可大庇護焚燒都院公廨科道連章奏請未下尋以湖口徵稅太監李道奏始令撫按差官伴送陳奉回京處分而以守備內官杜茂兼理礦稅時又有以浙江土產回青獻者事下礦監劉忠委官搜索金華之東陽紹興之新昌衢州之江山所至騷然時儒士程守訓假開採之名所至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

言官交章論奏守訓反誣奏按臣云嗣知其弊漸就停寢
神宗廉

歷代茶權

周官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蓋未始取之以爲利如後世之不徵茶而稅其值也嗣是漢魏以來俱不入征自唐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與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極之也穆宗卽位兩鎮用兵

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權率起于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歛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希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

代爲鹽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榻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盧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

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棕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宋于江陵淮南官爲場置吏以榷茶放鹽法具令民私蓄商盜販皆有禁而令以苛煩置榷茶務凡六官自爲場置吏總之曰山場十有三州軍采茶民皆隸焉曰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爲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于官官給其日用曰食茶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

三場茶給茶券隨所射與之曰交引雍熙用兵令商入芻粟塞下酌地遠近爲之直給之交引以茶償端拱三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兵食欲廣儲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後虛估益高茶益賤入實錢金帛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土人旣不知茶利厚薄急售錢得券則轉鬻之商若京師交引鋪茶商及交引鋪得收蓄貿易以射利券以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

古今通考 卷一百一十二
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復趨邊以頓乏茶法日大壞
三司使丁謂歎以爲邊糴纔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
十餘萬茶利盡歸之豪商大賈也天聖初三司使李
諮言淮南十三茶場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二
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五萬五千爲實錢
僅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入息僅三萬餘緡
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
三說行帖射法以十三場本錢爲定中估使商與園
戶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羅源場茶斤鬻錢

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息錢三十有一而
聽其所指地分得給券通行爲左驗以防私售故有
貼射之名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其商人如芻粟
塞下者度地里遠近卽實糧量增直給券徑至樵貨
務立償以緡錢不給茶謂之見錢法大率使茶與邊
糴各以實錢出納絕虛估之弊豪商大賈不能爲重
輕而煩費頓省已論者言邊糴償見錢恐府藏不繼
詔遣官行視諮等條新舊法歲入課上二府兩府大
臣言計新法所省及增收歲爲錢六百五十萬異時

邊儲不給今多者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患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動搖而論者不察助爲之說也詔有司榜諭論者猶不已竟罷行久之官給本錢券直不平入中者寡公私兩失其利而通商之議起矣景祐中葉清臣疏言山澤之產天所資以惠民者也封園置吏隨處立筦已非天佑黎元之意既奪其資又一切官爲之禁而黥流日報豈不過甚也哉卽令有厚利重資能佐國用聖仁隱恤猶將

矜赦况度支爲費甚大權易所收甚溥而剝削園戶以奉商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爲國者亦何利於此建國以來法用數改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美臣竊嘗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利自數倍諸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奉不置

權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竊意生
民之弊有時而窮而盛德之事俟聖不惑也議復卻
不用嘉祐中權茶法益獎園戶困於征取陷罪戾破
產逃匿者歲有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
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收稅所在征筭
歸權貨務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時富韓
並相下三司議行之弛舊禁通商歲收租錢三十三
萬八千有奇與諸路本錢悉儲以給邊于是天子下
詔言自茶禁行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

盜販者繁而刑辟滋有是以百十年江湖幅員數千
里爲陷窅以害吾民也朕甚悼之官遣使就問皆歡
然願弛權而歲以率輸官其著令弗復更然議者藉
藉言往茶戶摘山者受錢于官今困于輸錢錢不時
入則刑隨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經費日蹙爲不便
搖奪之然更制簡易官坐收權利而民便貿易以無
抵于罔禁也可謂交利矣熙寧中制置條例司始經
畫買茶于奉鳳熙河以博馬事有端而王韶言西人
頗以善馬至邊馬中國所利也而虜所嗜唯茶今茶

乏無從上布是坐而失利詔趣水陸各運茶赴河西
市馬而茶馬之令始于此已卽蜀諸州設官開場歲
增茶課四十萬知彭州呂陶言解州有鹽池民間煎
者爲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爲私礬固當今川
蜀民茶園本兩稅地地不殖五穀惟宜茶茶額稅視
租賦與解鹽晉礬異而抑爲禁地隨買隨賣取子錢
十之三損治體大不便不報及李稷陸師受相繼爲
提舉累增息至百萬侍御史劉摯言蜀產茶地不過
數十州茶司盡權而市之有茶一本而市額至數十

斤者又官所給錢名靡于牙僧各平市而實奪之園
戶或逃或死猶及隣伍欲代茶則有禁欲增置則加
課故蜀人以謂非地產茶實產禍也願選使者罷茶
法以蘇疲民疏上不省後蔡京說天子爲茶務權茶
大都如權鹽法而加以苛峻歲以百萬輸京師似天
子私奉倍息滋厚取民愈酷上戶各抑配以十數引
引倍十數千民罷病極而國亡矣建炎初成都轉運
判官趙開言財利當出于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
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而事治今所在茶

馬諸司宜並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參無掣肘窒碍之患因指陳茶馬五害其畧言黎州買馬歲額僅二千一百餘匹自置司權茶增歲額四千匹護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有定則今吏旁緣爲姦以空券給夷人不時歸茶怨恨必生邊患萌起爲二害初置司權茶借本錢鹽運司凡五十二萬緡于常平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未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不已爲三害權茶初預俵茶戶本錢已乃收稅後于數外增

和買最後乃抑預俵錢充和買于是茶戶破產相繼而官買歲增不得不爲僞茶以相抵謾于是官茶日益濫惡而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入奉者十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焚蕩而責之舊額加以茶官吏兵坐靡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罷權茶買馬如故便如謂權茶未可遽罷亦宜歸之運司減額以蘇茶戶輕價以惠茶商庶私販衰而盜賊從可弭也詔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于是開罷官買茶賣茶之法給

茶引聽茶商執引與茶戶相貿易場官獨發引秤茶封記驗放他一無所預而藉茶戶爲伍保定茶鋪姓名互覺發諸影帶若私販鬻者凡茶觔春爲錢七十夏五十官觔稅二錢若一錢五分茶官以馬到京實數及格爲推賞馬道死若至京死者黜降有差比四年冬茶引收息凡百七十餘萬緡得國馬萬匹蜀用以饒

國朝茶權

國朝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于行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于邊勞賞之歲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禁限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實始製金牌信符杜姦僞而附馬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卽賜死不貸法嚴令行如此蓋虜人嗜乳酪隔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蕩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
團操爲武衛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克廩之良戎得
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得者也
况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
之賢于數萬師遠矣矧于時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
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
貢無可逃國酬以茶斤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
供貢資予之中國之體統既尊外夷之威稜自振則
又我 聖祖之睿謀英畧度越前代之萬萬也其天

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
十斤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薦新等號
則福建茶貢固甲于天下也每貢入必碾揉爲大小
龍團進 高皇帝以勞民力也命罷造照諸處獨
採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切復
聽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詣在所買茶已具
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斤其畸零不及引
者納錢六百文給由帖由帖照六十斤量地定程以
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以准鹽

法令以行。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貫址聽
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繳爲影射茶
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批驗而夾帶
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
杭州三府于產茶地分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
道苦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于是用尚書王恕
言聽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卽將姓名貫址買引照
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由造冊并收過紙鈔解
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遇茶商經

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在所官司問理
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于上司繳部
而防私販之禁甚嚴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言本戶舊
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多死亡存者皆給役
于官欲培植無力積欠茶課至七千七百餘觔郡縣
責懲急乞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上曰天產
茶爲蜀民利不獨爲公家奈何乎盡之旣責納課復
加他役何也悉免之乃命部諸物產虛耗課責宜
從寬。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未停

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 成化中定差御史奉 敕
專理 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 國初金牌
差發之為功奏請復舊焉

嚴照世伊畧卷十二

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三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海昌門人郭維城亞衮父較

賑恤篇

歷代賑恤

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
以賑救之存恤之則民安得而聚哉周禮大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財二曰薄征三曰緩刑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一
四日弛役五日舍禁六日去幾七日青禮八日殺哀
九日蕃樂十日多昏十一日索鬼神十二日除盜賊
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以治荒非待荒也古稱荒
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又時
若彌之密矣二溝浚澮禦之周矣嬰芽代犧鑿之索
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
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
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甲至
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闈之委

積以恤難厄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
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
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歛不售者平頒而
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
詳且豫是以歲連豐穰燠潦無侵卽燠潦不爲災卽
爲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旱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饑而
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者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
民矣安所事荒政哉不特此也玉藻年不順成則天
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

闕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
馬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
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
大侵之禮也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益民無菜
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古昔帝王遇災必懼凡事
皆加減節貶損非獨以憂民之憂蓋亦以畏天之災

故周禮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大裁則不舉
舉者殺牲盛饌也豈但飲食爲然則凡所服之衣所
乘之車凡百興作皆爲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
絕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
以待哺垂於阡危瀕於死亡爲人上者何忍獨享其
奉哉至其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
窮爲一書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之所遇凶荒則賑
發濟民而已故歛散輕重之式未嘗講而侯甸采衛
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此弛張歛之權所以不

復○究○也○至○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
歲○一○不○登○則○乞○糴○于○隣○國○所○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
而○管○子○輕○重○諸○篇○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上○
而○已○舉○周○官○荒○政○一○變○為○歛○散○輕○重○之○權○又○豈○復○有○
及○民○之○意○哉○至○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
或○危○于○死○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振○
貸○之○于○是○賜○帛○粟○有○差○武○帝○元○光○四○年○山○東○被○水○災○
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

不○足○又○募○豪○富○人○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于○關○以○
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于○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冠○蓋○相○望○費○以○億○
計○元○鼎○二○年○三○月○大○雨○雪○夏○大○水○關○東○饑○死○者○以○千○
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
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
冬○至○則○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
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
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戾○者○具○舉○以○聞○已○而

古今通纂 卷十三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
倉粟以賑貧民及還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宣帝本
始四年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幾歲不登已
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
使歸就農業承租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元帝初元元
年詔令郡國被害甚者毋出租賦江陂湖園池屬少
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
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

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
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
省肉食獸二年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園宜春
下苑少府次飛外池嚴禦池田假與貧民成帝河平
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河之郡水
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振貸之其爲水所流壓死
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構槨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
避水它郡國在所食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鴻嘉
四年春詔曰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

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
 氣水早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
 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
 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資不滿三萬勿出租賦
 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
 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又曰關東比歲不
 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賑贍者已
 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
 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

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
 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
 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請吏以石
 斗受錢天下民賞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
 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葬錢
 罷安定呼施苑以爲安民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
 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
 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王莽時常苦枯

歷代賑恤

卷十三

六

早亡有平歲穀價翔貴末年盜賊群起將吏放縱于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饑死者十七八莽耻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奸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爲此言以至於亡後漢世祖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

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廩給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明帝永平中詔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各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潔齋禱請異蒙喜澍章帝元和三年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憺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內外廩及涼

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往者都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至是詔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已又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灾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又詔貸被灾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然是時令有司務擇良吏而有司不改兢爲苛暴侵愁

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又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敝灾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奸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因屢申飭之安帝永初之初連年水旱灾異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大厥灾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脩而不製群神集而不祠繇是言

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
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繇近及遠故詩
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
林池籩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
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
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
可依正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
荆楊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
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

事消息悉爾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
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
公田賦與貧人卽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
準使冀州倉使交州準到部開倉廩給之慰安生業
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
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期年間穀粟豐
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羗所鈔暴準外禦寇虜
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嗣是桓靈朝政濁于奄豎黎氓
殘于盜賊雖有水旱未遑恤也獻帝興平元年三輔

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時穀一斛五十萬
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
候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如故
帝疑賦卹有虛乃親于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
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收候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
多得全濟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
連蝗民饑群司以爲不可而帝欲甚盛侍中辛毗與
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
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
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
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
答起入內毗隨牽其裾帝遂奮衣不遷良久乃出曰
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
食也帝遂徙其半晉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于永嘉
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竄徙
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所殺流
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毀

類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焉蓋厄極矣北魏太宗永興中頗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饑帝以饑將遷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于是令分簡尤貧者就食于山東文帝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

者悉簡集為粥于街衢以救其困然王者不明收察郊甸鬪甚多瘞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鉞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纈諸所用國者以其大半班齋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癯者皆有差時韓麒麟陳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

古今治平略 卷十三
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今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凍，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繇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絃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舖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于路。饑寒之本，寔在于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

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簡，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十三年春夏少雨，下詔郡臣極陳損益。高閭上疏曰：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于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因見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于百姓論。

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年何傷于
民庶也詔施行之隋文帝開皇時關中連年大旱而
青兗汴許曹亳陳仁醮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
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司農
丞王亶發廣東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
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
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連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
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腐糲
糠以獻爲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期乃帥民就食于

洛陽救斤侯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于伏衛之間
遇扶老携一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難險之處見
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
位爲限其後山東頻年霖雨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天
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
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
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煬帝嗣年巡幸無度百
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
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繇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

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蒿爲末而食之其
後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
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
帛山積乃以絹爲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
師百姓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
之百姓方蘇息矣唐太宗貞觀初畿內蝗上入苑中
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
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恐成疾上曰朕爲
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元年山東

旱遣使賑恤蠲其租賦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
出御府金寶贖還之赦天下上曰使豐年稔天下又
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自是所在有雨民大悅高宗
儀鳳二年夏四月江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
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蚕老農事方殷聚
集叅迎妨廢不少旣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
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中宗
景雲三年關中大饑米斗百錢詔運山東江淮穀輸
京師牛死者什八九群臣多請幸東都以便糴韋后

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東行不利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耶乃止玄宗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代宗時闕輔旱河東租庸鹽鐵使裴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椎酤利歲入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臣日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有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民人愁歎穀菽未種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義而已何以利爲

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德宗貞元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爲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八年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奸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有上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也贄退而奏曰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于

皇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
或有昏迷不共是繇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
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于編
昨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
懼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弘善救之
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恤患弔災諸
道災患既同朝廷弔恤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
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夫
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

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便可底寧備慮垂方
亦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
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
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
未爲允十九年大旱權德輿上陳缺政曰陛下齋心
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
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矣臣聞
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成則祥瑞
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

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畱經用以種
貸民今茲租賦及衆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
無可領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于上矣十四年
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奪者不可不察信宗
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書曰國家之
有百姓如草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
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除
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
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繇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

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寔無生計乞勅州縣一切停
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
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寧
責其必償也大槩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
者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離乎
什一然徃徃隨時隨地爲之權衡未嘗立爲一定不
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
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

古今通考 卷十三
可同于他州。又有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
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爲定法。孟子曰。爲治地
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則數歲
之外。亦未嘗不變易。亦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
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既
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于逋
懸。既無逋懸。則何有于蠲貸。而當時之民。亦乘義以
急其上。所謂兩我公田。遂及我私。私田稼不善。則非
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

而徼幸其我蠲。至于田賦之外。則又未嘗他取于民。
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亦聞責
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
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
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
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斂。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
之令。亦其勢然也。繇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
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
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郊祀之赦。

亦必有所蠲以爲常典蓋征歛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黠頑犢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女置諸庭甯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南面指麾而四方寶服也宋之爲治一本于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貨以種食或直以賑給之無

分于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畱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

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蔬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饑民劫困窘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闕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淖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棧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役若壓溺死者官爲埋祭壓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

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爲常蝗爲害又募兵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愞不任識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楊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輒詔振其饑其勤恤遠

人德意深厚矣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爲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糴唯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于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于顏色側怛哀矜形于詔旨慶曆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貧疾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慮于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其愛一時牧守亦多得人皇祐間吳中大饑范仲

淹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者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厥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勅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廢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富弼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爲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旣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繇此人多饑死死者氣薰蒸疾疫隨

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
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
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
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巖爲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
擅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
流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
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塲掘溝爲限與流
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于境
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饋日至人人感激爲之盡

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爲大塚葬之
謂之叢塚其間疆壯堪爲禁卒者寡得數千人奏乞
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滕甫知
鄆州睢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米爲備召城中富
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
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
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
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
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棋

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
萬人云文彥博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計城
門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
米價遂減前此糶限升斗或抑價適足以增其氣燄
米卒不可得而平凡知臨事當有術也趙忭知越州
值吳越大旱忭前期爲修令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
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一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
窮人當給粟三千人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
食之美者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

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
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
野爲給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
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
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其具也
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時諸州皆榜衢路
禁增米價忭獨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于
是米商輻奏價頓減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
石平其價于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

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凡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于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

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他如張詠之治蜀歲糴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知鄆州劉夔發廩振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詔褒美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故于先王救荒之法爲畧具焉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兼發糶便廣惠倉粟以振民熙寧二年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但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爲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時差官支撥粳米于永

古今通纂 卷十三
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支
與米一斗小者支與米五升仍諭在京難以任泊令
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司馬光以爲有損無益上
疏曰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捨其親戚弃
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以豐稔之歲粒食狼
戾公家旣不肯收糶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
手靡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爲苟計是
以稍遇水旱蝻螟則餓殍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
仰食縣官旣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

于無事之時不在於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
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
役吏緣爲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
免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
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
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携就道若所指之處復無
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
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
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莫

古今通纂卷之三
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
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合使賑濟本
州縣之民若斗數少不能周偏者須救土著農民各
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爲
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官
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
夫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不棄舊業浮遊外鄉
居者旣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
哉時曾鞏建議言百姓暴露乏食廢業矣又使相率

而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其勢必不暇乎他是直以餓
殍之養養之非有深恩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以中
戶計之壯者六人幼者四人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
月當受粟五石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
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十餘州州以一萬戶計之中戶
以上及災害所被者半仰食者萬戶食之不徧爲不
均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國何以辦此又
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至於給授有淹速有
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

足○致○弊○又○况○群○聚○而○處○氣○久○蒸○薄○必○生○疾○癘○且○此○不
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
取○哉○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野○處○無○蔽○蓋○流○亡
者○必○衆○是○將○空○近○塞○之○地○而○失○吾○戰○鬪○耕○桑○之○民○也
戰○鬪○之○民○失○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耕○桑○之○民
失○異○時○無○事○邊○糴○不○能○以○不○貴○是○二○者○皆○可○深○念○也
爲○今○之○策○下○方○尺○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
粟○一○百○萬○石○而○事○足○令○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
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於

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
其○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轉○移○執
事○者○一○切○得○復○其○常○生○之○業○是○爲○農○民○之○慮○者○長○也
僅○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而○止○而○又○無○給○授○之
弊○無○疾○癘○之○憂○民○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故○材○舊
瓦○之○尚○可○因○什○器○衆○物○畜○產○之○尚○可○賴○者○皆○全○而○不
害○雖○寒○氣○方○始○而○人○皆○安○居○食○足○有○樂○生○自○重○之○心
且○今○河○北○州○軍○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而○已○他○州
秋○稼○足○望○今○糴○粟○視○常○價○每○斗○增○一○二○十○錢○以○利○農

則粟易以足。惟在吾有司者。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既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允撥。于是崇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衰病者乏。

良藥爲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予民。遂行于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大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畱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脉者。卽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疫狀。予之。無使貧民爲庸醫所誤。天闕其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丐者。其後給錢粟者。纔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

古今通纂 卷十三
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施利錢增爲八百萬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當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納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顧乳母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既爲之衣食以振其饑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殞于戈甲斃于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之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

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各有差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振之婺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侍御史周秘言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善良被害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隲漢州守臣王梅活饑民甚多前吏部郎中馮楫亦出米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

隲梅檄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賑濟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糶以濟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民七年八月湖廣江西旱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九月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簡放展閣責之運司糶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令簡放恐他日振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主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虞不足通融

相補正其責也淳熙八年計去歲江湖北淮西旱傷處已行振糶其鰥寡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者濟以義米寧宗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踴凡商販之家盡令出而告藏之令設矣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遇米貴米價出糶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曰今日急務莫過于平糶乾道間郡有米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卽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今粒食翔踴未知所屆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繇

古今治平略 卷十三
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
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
安得人人而濟之願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
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
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大抵至後世歛散輕
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奸民謀禍害急迫之政一
切舉行五代至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歛散輕重之
法又殆數等矣蓋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如移民易
粟孟子特指爲苟且之政非王道也秦漢以下卽以

爲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滌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
乘荒年則幸陳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且
有逐根天子之語後至元宗溺于宴安不出長安以
此論之時會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卽後世所謂
善政也後世有志之士如李惺之平糴法雖先王之
政然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饑此思其次之良
規也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自各安其
居而無流散之患至于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之養

養之而已。若設糜粥策。又其下者。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惲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歸移。又其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者也。雖然。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以便其民。雖不及先王。而措置有法。亦無不可。且如漢載粟入關中。使無傳。後來販粟者。免稅。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于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而委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而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

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貴。四方商賈輻輳。此皆近時可舉而待者。大抵天下可行之法。古人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而已。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惲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曆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又有廣惠廣濟倉。以備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于民。三倉益有力也。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糴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

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雖復章惇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攷焉

此處有若干行非常清晰的文字，但內容極其模糊，難以辨認。似乎是另一段文字或批註。

國朝賑恤

皇明國朝凡遇水旱災則蠲免租稅或遣官賑濟遇蝗蝻生發則委官打捕皆隨時與地而異其法凡各處田禾遇有水旱災傷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實奏聞。太祖祖訓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驗國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亦當驗國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瘦民貧優免之。特不為常例。洪武三年西安鳳翔二府饑戶部奏須運粟以濟。上曰然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

古今通纂 卷十三
多矣况今東方興作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 令
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
千八百八十九石十年荆蕪災 命戶部主事趙初
乾往賑之期後 上怒曰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
吏受命不能宣上德坐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
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三十年青州旱蝗民饑有
司不以 聞有使者奏之 上謂戶部曰代天理民
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饑而
守臣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賑之

就逮治其官吏二十六年孝感縣言民饑有請發預
備倉糧以貸之者 太祖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
之資付天下耆民糴儲正欲備荒歛以濟民急也若
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饑死者多矣爾
戶部卽 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以
貸民然後奏 聞著爲令 洪武初 詔鰥寡孤獨
廢疾民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年七十以上許一丁
侍養免科繇五年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
自生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

古今通纂 卷十三
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孤老院爲養濟院著令若律
而憲網申 勅爲拳拳先是 上念天下貧民以水
火○莖傷風化 詔京師設漏澤園天下府州縣於近
城寬閑地立義塚凡民無以莖者舉莖之著于律
永樂元年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政曰朕卽位未
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
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
當○嚴○整○備○且○則○出○與○群○臣○詳○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
蝗朕心弗寧 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

朕之願也二年 命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 諭之
曰人君一衣一食皆小民所供君父也民子也爲子
當孝爲父當慈務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此心不可爲
國惜費益財散得民仁者之政三年蘇湖被水民饑
求食它郡○命所在官司善加撫綏候水退令復業
無糧食種子者並官給之已 命戶部尚書夏元吉
等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老稚嗷嗷饑餒無告
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一切
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 聞元吉奏發倉郡三

十餘萬石民賴以濟五年。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兩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實爲食者乃亟命發粟賑之。逮其官悉寘於法。仍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八年。皇太子監國。以去年江北水患遣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視軍民疾苦賑恤謙等尋告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亟

發倉賑之勿緩。十年山東稷山等縣耆老言歲歉民饑採蒺藜掘蒲根以食乞寡貸徵賦。命戶部遣官賑濟其布政司及所屬郡縣官蔽不以聞者悉械送京師論罪。四月山西平陽翼城等郡縣民饑遣戶部員外孫恪賑之凡十六萬九千六百餘萬。給粟三十一萬四千石。有奇。十一年以徐州水災乏食有鬻男女以圖活者遣人馳驛發廩賑之所鬻男女官爲贖還已而嘆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

古今通考 卷十三
不至于饑窘者則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賫糧亦何憂水旱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餒死者已不遑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卽驗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令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先是成祖知京師有不能醫藥者歎曰內府貯藥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爲命太醫院如方

制藥於京城內外散施復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達外仁宗初爲皇太子時赴召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有持筐盈路什草實者駐馬問所用對曰歲荒以爲食因爲之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鶉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撲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

古今通考卷之三十三
奏乞停今年秋稅曰饑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
速勘饑民口數近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
執中請人給三斗日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及卽位 洪熙元年 諭戶部臣曰田
土小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縣奏除荒田租得
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
加以疫癘而死亾歟自今一切科徭務加樽節仍令
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水
旱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宣德元年青州

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戶部言未見開報多寡
之數請覆勘然後給 上曰民饑無食賑之當如拯
溺拯焚若待覆勘必有餒死者宜遣人馳驛令布政
司與府官就便民分給庶幾有濟六月河南布政司
奏安陽臨漳二縣蝗 上命分督有司巡視若遇蝗
生須早撲滅毋貽民患先是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
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
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函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
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

古今通考 卷十三
之候秋成還官。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毋拘文法，責其專擅。三年，解州潞州奏天旱，民饑多流移他境。上覽奏惻然，卽遣賑濟。且諭戶部曰：聞旱災之地，頗寬。賑災之要，修省在朕。卿亦當敬慎，勉盡乃職。嘗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政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衣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率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方洪熙宣德天順時，三聖恭仁禮賢重相寬恤之令數

下民新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而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開荒田不責賦，盡心農穡之事。老幼厭梁肉，箠獨餘糧粟，安堵蕃阜，號稱治平。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餉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它就食者為裝遣，鬻孥者為贖，還其人卽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為叢塚，瘞焉。窮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為盡力。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

古今通考 卷十三
聞且待罪。初民流奏至。上於樓轎上讀之。大驚曰。饑死我百姓矣。其柰何。已得茲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饑死矣。時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蘇松屬。大饑。穀貴。忱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橐金至其地。故抑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用是三省大賈載米數百艘來集。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懷觀望。只得賤糴。忱復椎牛醞酒謝之。各賈悉大歡而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此巧行其平糴者也。成化中

陝西荆襄唐鄧間川谷綿千里。饑民逋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輯。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藉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顛越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以爲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時以寧謚誠令諸流民於附近州縣聽令著藉。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繇役。使

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逐焉。成化中流民復集洵洵欲行剽為亂。右都御史李賓援洪謨說具疏上。詔右副都史原傑洩其事。傑馳詣鎮徧歷諸郡縣。溪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為編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簡才分綜。藉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割竹山鄖津地置竹溪鄖西縣。割中洵陽地置白河縣。陝西安之商縣為州。而析為商陽山陽。即唐縣南陽汝

州之地而析為桐柏南召伊陽。皆僑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統鄖縣竹山竹溪鄖西上澤房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鄖陽衛。其中畫既定。乃疏言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秉彝好德也。曩劉千斤勝從之。偷豈必皆盜。設其時建置州縣。簡賢能以撫字之庸。詎有今日哉。茲幸皇上盛德覃被。臣奉命究宣。一旦流民翕然歸化。今誠建官設師。以撫餒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佩犢帶牛。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反側蒼生。安枕於田畝。

策莫良於此。因薦知鄧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
畢選才以充。且舉御史吳道宏以自代。上悉報如
章。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三省八郡民。進傑右都御
史。尋陟南本兵。未幾卒。漢南新民聞之爲罷市流涕。
祠祀焉。嗣是仁政代興。一遇災祲歲儉。奏聞必議
賑恤。卽常行弛征貶逋。外有可以周一時之急者。或
秀民納米兩雍。或僧寺給鬻度牒。或筭鹽課餘引。或
移鈔關料課。或撥附近京糧。或折本處兌運。或出太
倉內帑。或清缺官皂薪。緩贖不可殫述。至嘉靖元

年有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政
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妨奸。至
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
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王者
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
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設粥十
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
並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
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

不過十六萬石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至太
糜賑卹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
暮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
畿宜通行天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八年廣東僉事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
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
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飢粥疾病貧民急醫
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
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糶與

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浸漁禁攘
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
戒拘文戒遣使 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四月

上夢黃衣者數人陞辭南行其勢甚速次日語閣臣
楊一清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
至在在皆滿數日爲大雨飄入海盡死是時 上方
勵精圖治故見夢且能消彌云十年九月 上幸西
苑仁壽宮 召大學士翟鑾李時左都御史王鉉夏
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饑荒已遣戶部侍郎葉相賑

古今治平略 卷十三
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或
河南巡撫徐讚因言陝西初災傷重大後聞亦頗紓
上曰百姓艱難豈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
衆皆稱其有才遂陞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
陝西三邊管理賑濟 上復曰朕念陝西災傷重大
民多死亾流徙故發銀三十萬兩遣官賑之欲令小
民速沾實恩龍宜亟赴任相病得無規避否吏部勘
○聞有朋比者治其罪龍疏辭 上手 詔答以亟
往視事展布才猷副朕奉天憂民之意十八年河南

巡撫王杲言救荒如當救焚今河南災甚待其查勘
請發文移往返動淹累旬乞先發內帑銀十萬兩遣
官賑濟 詔發臨清倉糧價銀五萬兩 命主事王
繼芳齎往併令王杲查盤回奏杲至河南復奏言河
南民饑甚所在倉庫錢穀及齎去銀僅可支兩月之
用來春青黃未接勢難坐視必復得銀十五萬兩有
奇乃可戶部議發德州倉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
河南布政司貯庫解京富戶銀并開封府河道贓罰
銀八萬兩與之 詔如議 上幸承天至榮澤發行

帑銀二萬兩賑鄭鈞二州且日能活萬人否賞遼東
巡撫劉璋山東巡按喬佑各銀帑仍令以禮獎勞山
東叅議高登僉事張九叙遼東苑馬寺李珣以其賑
濟有方全活者衆也三十二年徐邳諸州縣連被水
患饑民聚劫吏不能禁廷臣請給餘塩銀兩及徐淮
等倉存留糧米選差大臣出賑于是命刑部侍郎
吳鵬往賑之冬直隸河南山東大水吏部侍郎程文
德言水災異常言官屢奏持議未見歸一臣以今日
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便乎近莫不便

乎拘宜各遣行人賫詔諭州縣自爲賑給聽其便
宜凡宜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申
明開納事例卽于本地凡粟麥黍菽可以救饑者得
輸官計直請劄授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
憑黜陟卽撫按守巡賢否以是稽之報可萬曆
九年御文華殿講訓錄畢輔臣張居正以南科給
事中傅作舟疏進覽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
正奏曰此地從來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
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宜令

戶部支該處庫銀倉穀不足則以南京見貯銀米之
贏餘者協濟之。制可十四年時水旱異常災傷疊
見在北直則真順廣大在河南則衛輝彰德懷慶在
山西則太原平陽山東則東昌青州在陝西則延安
臨洮慶陽平涼鞏昌西安俱以嘆告在江西則吉安
贛州在福建則汀州在江南則應天寧國蘇松江北
則淮安俱以湧告閣臣請急安撫流移禁戢攘奪尋
復疏曰頃 皇上大發帑銀 遣使分賑恩至渥矣
然賑銀有限而饑民無窮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

米穀灌輸不致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所在往
往閉糴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
他鄉是激之為變也宜禁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糴之
法聽商民從宜糴買江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於
河南各撫按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
或于各布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
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糴則各處皆有接
濟百姓或不至嗷嗷待斃時給事中吳之鵬請于西

古今治平略 卷十三
北多方賑濟于東南大加蠲免畧曰 景泰四年山
東河南江北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囚
犯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六十石流徒三
年四十石以漸而殺考之漢武太始秋旱募死罪人
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以故國不費而民自濟讀
之猶可想見其雄才大畧之無窮是達權濟變之法
前代已有行之者至若江南天下財賦半給於斯靈
雨不絕田圩盡沒禾苗滄爛廬舍漂流若不大施蠲
免不可然臣之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

存畱而在起運何也蓋積逋之捐奸頑侵欠者獲厚
惠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歲議
蠲而乃免樂歲逋負之虛數民危在眉睫而乃議往
年可緩之徵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畱不過國課十
分之一二耳官俸軍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
起運民未有能獲甦者也袁伯修策曰日者天災頻
仍萬口嗷嗷東南苦於水西北困於旱山陝之間食
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磬哉天子盱食公卿拊髀
可甦元元者不難胼手濡足圖之而二三臺諫皂囊

屢上卽不能外蠲賑二議者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
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利卽今之賑薄征卽
令之蠲故今蠲賑二議卽管晏持筭賈晁握籌計必
出此然竟未濟元元之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攣弗
變獵其名而奉行尠實也拘攣弗變奉行鮮實雖
恩綸時下出累歲少府金而馳之郊何益乎故愚竊
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
之策六今海內重災郡邑其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
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榜腹子遺救死不暇而胡力

辨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聞州邑不肖之吏黃封
雖下白紙猶催畸贏之夫腹無半粟而手足猶摯於
桁楊籍當宁之曠恩爲潤篋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
不入撫巡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黜乎故苛征之察
宜密也民草食不充而大吏猶華軒轡使至餽送充
斥供張豐腆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
薄也茲善行其蠲之三策也以幽遐葺屋悉仰內帑
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賑急給州邑之窶
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

易也。一邑之內，一郡之中，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蹶以趨者乎？故繩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蹙蹙趨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失，柰何！宜令耆民廉平者，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私有罰，蔑不暨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夫珠不可衣，玉不可

食，有米粟乏絕之處，人至抱壁以殞者，卽得州邑及賢戶之賑，而操金貨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貸粟，則難。官司轉貸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者。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小補罅隙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善哉！平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犁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尺一，以壅濺澤，何濟乎？故在。天子清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準。祖制毫無所增，上絕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賑之易，私家不必濫取而蠲，又易。撫巡諸臣，又窺見意旨，不墮

羔羊之節以玷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不爲壺矣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否也

時袁貞吉撫巡中州蒞任見河北諸郡及他省流寓者甚衆因命所司查勘每大口給粟三斗小口五升活二萬餘人願回籍者計程人給粟二升又移檄本郡邑計口賑之有地者量給種一時復業者三千餘口又命彰德府出銀於豐穰處糴米隨在委官煮粥日一餐人給三碗明年復行開封諸州縣所全活不可勝計大都煮

粥雖救荒下策然舉行固自有法蓋處之宜廣不宜隘舉之宜同不宜異令行宜嚴不宜寬食之口宜散不宜聚授之餐宜遍不宜頻是在賢守令善行之而已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三

終

中令善行也而四
之日宜為不宜來也
不宜與舉之宜同不宜與令行宜
不宜與舉之宜同不宜與令行宜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四

豫章

朱健子強父著

弟朱徽子美父訂

海昌門人郭維城亞禱父較

治河篇

二代兩漢治河

昔者帝堯時洪水為災帝咨四岳治水者僉薦鯀帝
試之九載績用弗成至帝舜受禪殛鯀而更謀善治
水者四岳又薦鯀之子伯禹諸舜于是進之司空俾

治水禹既受命乃握括符暨虞余度人徒以傳土悼
 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履四時乘四載行山表木
 斬高喬下定高山大川疏停導滯鍾水豐物身畚芟
 以爲人先是時水之患河爲甚沛次之淮次之江漢
 次之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雍輕次之所被則徐輕而
 兗青冀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都故治水
 之○急○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南○至○于○華○陰
 東○至○底○柱○及○盟○津○雒○汭○至○於○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
 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灑○二○渠○以○引○其

河北載之高地過泲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合爲逆河
 以入海冀州既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
 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餘輦洛而入河
 揚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水東自揚而人海故東
 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揚
 又西次于荆以放江淮江淮又而洪水定淪涕滌决
 汝漢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于是由荆
 而北次于豫由豫而西次于梁由梁而北次于雍以
 奠江河之上流櫛泉繁以反諸術濬幽澮以距諸川

汨九川以距諸海。九川滌原。九山封崇。九澤始陂。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愀然沉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受暵。乃北見六子。獲玉匱之書。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濁水。乃駐江山。棲桐栢。受策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乘龍降之。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聞定。委黃帝書。乃登鬴。覆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遂周行天下。至各山川。以利于民。山川理脈。土地所宜。風氣所生。畢究其政。草木企走。蜚

動。蟲魚。俾益。疏之。以爲岳瀆。山海二經。當是時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楫。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流三千。而弗自功。古人云。明德遠矣。微魚之功。吾其魚乎。其功之施于下世者。如此其深且著也。從今考之。其始于冀州。非徒以帝都爲先也。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必先施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施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夫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爲大水患。

古今通纂 卷十四
惟河爲急。河始入于雍而經于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入海之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䟽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䟽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䟽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未免有壅塞之虞。于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此所謂決九川距海而水之大者有所歸。濬畝澮距川而水之小者有所泄。皆順其自然之性而不與水爭。故水

由地中行而民免昏墊之害。萬世䟽鑿之智孰有外是者哉。至殷河數圮。決至五遷。都以避之。不聞其有所隄塞。循近循禹之跡。故也。迨周而封井分畫之制。詳當時溝洫澮川。起自田畝畿疆。封築取諸農隙。旱蓄潦泄。任之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取乎力征。故土不隄而固。水不渠而灑。河由地中行。蓋不勞而定也。亦無爲事河矣。其後東遷靈王時。穀洛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

古今治平畧 卷十四
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鐘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庫以鐘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其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

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鐘水豐物，封崇九山，夾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燁，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師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

豐民人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缺。以滑夫二川之神使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饗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夫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妨鬪川以飾官。是飾亂而佐鬪。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王不聽。卒壅之。數傳至定王五年。河南徙於礫。失禹之故道。自是諸侯各作隄防。壅遏百川。以自便利。甚或反加決灌。以隣爲壑。而河遂溢。溢滋爲患。害沿及漢。興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都大興卒塞之。至武帝元光中。

河決匏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郿。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年。河移徙。歲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爲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乃使郭昌、汲仁發卒數萬人塞匏子河。于是上以用事。萬里沙蹟。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壁令群臣從官自

古今通纂 卷十四
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都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捷于是帝悼民之久勞哀傷大息而作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元鼎間方事匈奴興功利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土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

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曲三所水流之執昔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

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
 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
 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
 界城郭所居尤卑下上壤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害者
 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
 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
 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
 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
 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減難

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
 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道里便宜可復浚以
 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
 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
 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
 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
 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筭能度功用遣
 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
 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

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廬室且四萬所都史大夫尹忠對方畧䟽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

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

古今通纂卷之十四
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
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
極商延年皆明計筭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
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
廼成復賜延世黃金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
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
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
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
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二十一敗宮亭民舍四萬餘所

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
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
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
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
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
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
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
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
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

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
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瀆溢橫流。
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
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
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
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
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
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
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

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蒲昌師丹等數
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贖之。哀帝初。平當
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
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
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
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
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待詔賈讓上議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妨。小水得入。陂障卑

古今治平畧 卷一四
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止兇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
雖非其正水尚有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
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

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滌
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一激
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
此前世所必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
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
堤勢不能遠有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日若如此敗

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閼析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

作之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徃徃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澗上澈民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

于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
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
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
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
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
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
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
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
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

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
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
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用
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
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
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得灌溉則
百川流行水道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
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
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

古今通考卷之四十四
收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
滯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
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綠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
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
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
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

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
無施行者迄于東漢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
決積久日月浸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
功不難宜修改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卽爲發卒
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綠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擁塞
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
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旣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
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

故處皆在河中充隊百姓怨嘆以為縣官恒與他役不先悉民時議者異論久而不決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則公家息雍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會有薦樂浪王景能理水者顯宗乃引見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謁者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

商度地勢斷阜破砥積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夾壅積十里立水門令更相潤注無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嗣是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禹功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澗伊汝嘗間溢為敗然不至大橫決如異時而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

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
 楊穀抵張秋以遏涓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
 離而為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
 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方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暹
 隄以禦衝生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
 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
 州水漲環中潭橋梁澶鄆亦言河決帝以河堤屢決
 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時歲以為常皆以

宋元治河

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
 楊穀抵張秋以遏涓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
 離而為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
 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方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暹
 隄以禦衝生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
 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
 州水漲環中潭橋梁澶鄆亦言河決帝以河堤屢決
 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時歲以為常皆以

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濱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中決澶淵被數州官吏不時上藝祖聞震怒判州事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杜審孳坐免詔緣黃河汴河清河御河州縣準舊制藝桑棗外別課民樹榆柳為河防澶州修河卒歲增賜錢鞋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府各置河防官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

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七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

視遙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
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如此二州之
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
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
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啓閉隨時務
平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
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
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發卒治已乃塞詔長吏以
下及巡河使時行經度勿致壞隳違者當置于法真

宗大中祥符四年棣州河決聶家口及李民灣環城
數十里民舍多壞乃徙城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
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墾地益削河勢高民屋
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著作佐郎李垂上
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畧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
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
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
利哉漢武捨太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溢充泛
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

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
 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海盜而招寇矣○一
 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
 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廷臣議其煩費○遂寢○時黃河
 以時漲落○北人舉物候為之名○立春後東風解凍○並
 河人候水寸夏秋為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莠始華
 水長○謂之莠華水○春末蕪菁華○謂之萊華水○四月麥
 黃水○五月瓜蔓水○朔野水○堅盛夏消釋盡而沃蕩山
 石水○帶礮腥○謂之礮山水○七月豆華水○八月荻苗水

九月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故道○謂之復槽水○十
 一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其非時
 暴漲○謂之客水○有司歲虞河決○常以孟秋預調○芟薪
 撻楸竹石菱索竹索○待塞治○謂之春料○梢菱相重○雜
 以土石貫以巨竹○外舖菱索卷而束之○積置卑薄之
 處○謂之埽岸○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蹙水勢護隄焉○仁
 宗時決橫隴○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參政蔡齊曰○
 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所趨導之○可無澶滑潰壅之
 患○而貝博諸州○得在河之南○於國便○但當理堤護魏

州而已從之已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
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以披其勢丞相富
弼主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本泥
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
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
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今所謂故道者水道淤塞乃決滑州天
臺尋塞之復故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決王楚
埽與故道分流而故道益淤已又於橫壠大決是決
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決由故
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後十餘年橫壠之水又自下
流先淤於上流商胡口而決矣臣聞智者之於事有
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
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况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
言六塔旣開河執自減今六塔開而恩冀之患正苦
危急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又言六塔旣成可以全
回大河夫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河德
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之則害當如何况開六塔

古今治平舉 卷十四
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大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爲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產。坐見貧虛。不過數年。且復他決。其爲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不能容。是歲大決。溺民夫漂芻藁無筭。而仲昌流英州。自是議者憚艱大。不敢論回河事矣。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臣朱昌

言內侍程昉獻議。言自慶曆中商胡北流。二十有餘年矣。自澶淵而下。州軍創堤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棗疆。願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言。黃河御河。遞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滄州等八砦。直入海。近海口愈深。關於赴海疾力。殆天之所以限契丹也。議者欲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覩黃河在界河內北流之利耳。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內侍省都知張茂則。乘傳往相度。而光等還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俟東流深。

卽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獨下。以紓恩冀深瀛。以西
之患。北流者。本商胡決河。自魏州北。至恩冀。入於海。
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滄。入於海者也。時議
者多異。帝意主昌言。會故相韓魏公琦。留守大名。具
疏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
進馬頭之間。勢欲奪大河而行。緣二股及嫩難舊濶
千一百步。今截去八百步。有餘。東大河於二百餘步
之間。下流既壅。感遏湍怒。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
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儻令河門束狹。上

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
深州所創生堤。東則大河西。則西山。諸水腹背交注。
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外官詳度。帝復命
光與茂則往。而光等言。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
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塞。宜減折
二十步。令近後仍作埽。裹護之。其滄德界有古堤。誠
葺治。卽不至侵田。且二股本欲疏河水東去。生堤本
欲捍河水東來。相表裏。不可廢也。帝終以琦說爲疑。
而王安石主程昉言。堅不可奪。已二股河通行而北。

古今治平要略 卷十四
流稍自閉水官張鞏請塞北流詔光茂則復往視光
入辭言鞏欲閉北流恐勞費幸而可塞東流淺狹隄
防未全必且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倉德等
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新胷有備
已乃塞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孰重光曰兩地
皆王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流功當何時成光
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三流于鞏
等不見成功于國家亦無深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
東山故害大分則小矣帝曰防捍兩河供億難光曰
併爲一則勞費倍分二流則勞費省今減北流財力
之半備東流不亦可乎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光以
爲須及八分乃可塞安石以光議屢不合意沮議罷
不遣獨遣茂則行遂閉北流降詔獎昉鞏等而河乃
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之境
又明年決館陶永濟清陽已又溢漕村衛州時新堤
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爲一帝憂之數
遣使經度而主者護短言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
因今湮者僅三十餘里可塞也卒塞之而河溢大名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帝語執政言京東河北民調發良苦今復決奈何且
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其利害何較但聽
其所趨則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
又水散滂久復澱塞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
之瀉鹵成膏沃可耕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於往誠
葺理則河歲夫愈減矣於是聽選人李公議者獻鐵
龍瓜揚泥法以濬河而用輒不効帝謂安石曰歐陽
修言開河如放火河決爲失火爲害等而勞民盍已
諸安石曰勞民以道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

何傷於是虞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可
治乃命子淵尸其事公義爲之厲而是秋河溢壞民
田特甚詔都水監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程昉以憂
死又明年河大決澶州河益南東滙於梁山張澤灤
分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灌
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者捍築而塞詔
名曹村口曰靈平已小吳埽復決自澶淵入御河恩
州危用李立之言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捍之而是
歲河溢內黃埽決鄭州原武埽又溢滄州南皮清池

決永靜軍阜城埽靈平下危甚乃決大吳埽堤以紓
難於是舉治河司言洛口廣武埽河塌岸敗侵斗門
萬有一入汴且爲都成憂詔速護迄歲終乃定七年
河溢元城掃決橫堤破大名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
水暴至數十萬生靈皆號呼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
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遠屬都
水監卽倉卒何施詔聽越常制牒所屬不及者移用
違者聽劾治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
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

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中官程昉水官范子淵故爲
安石使率以不治元祐初霖雨溢河北諸郡而回河
東流之議復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主之中書
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
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執力過先帝也右相
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
今聖意有所向爲天下先矣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摧
非一人一言可回挽乞寢前命下三省樞密院集議
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爲契丹

刑純仁王存胡宗愈言誠河可回東而北流遂斷卽
勞費何惜今水官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於萬一
以冀功又豫求免責將何以責成今公私財力俱困
奈何起數千萬繁費圖不可必成之功乎且契丹御
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日險易
故焉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
未見其能有阻也况今河流未必果過界而北乎明
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命需後而尚書省守
前議下使者條對於是相視使者范百祿等具對言

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於海口熟觀
形勢而緣河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間闊有
五十步至五六十步深丈有五尺至一丈自黃河行
流之後闊至五百四十步次者亦三四百步深者三
丈五尺淺乃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卽入地自深
自元豐元年河出大吳入界河行勢如傾建今八年
衝刷兩岸日漸深廣趨海之勢甚迅雖過元豐七年
八年元祐元年之水泛濫非常而大吳上數百里終
無決溢則界河乃河流歸納之處必然之勢也塘灤

雖有限遠之名而無其實淺可蹇裳以涉深可維舟而濟冬寒水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商胡之決久已填淤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大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當何所慮乎藉令有此則中國實據上流契丹豈容無慮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太原右北平之間皆南北往來之途豈嘗以塘灤界河爲之限也臣等竊伏爲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禹迹如此之利者且河遇灘湯流行遲淺則

有淤壅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獨有刮除無由淤積便之大者也乃罷回流及修減水河議未幾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都水監言大河千里未見歸納欲爲經久之計宜循二股之策時吳安持李偉復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循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尋以早曠詔權罷修河蘇轍適使契丹還言河北之民聞詔權呼宜先罷修河司及吳安持李偉都水建差遣正其罪六年乃竄責李偉明年以吏部郎中趙偁代之

古今治平要略 卷十四
備素與安持等議不協至是三省議作北流軟堰備
上言曰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首互進其說或見近
忌遠微倖盜功或取此舍彼講張昧理遂使大利不
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豈勝窮
哉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
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
去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
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旣塞之患
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

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
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忌○遠○微○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
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之○說○姑○爲○軟○堰○知○河
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竊○恐○其○在○有
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
治○東○北○二○流○可○乎○已○而○梁○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旣○涉
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
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
壞○東○郡○浮○梁○監○察○御○史○郭○知○章○請○閉○北○流○乞○下○都○水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監相度于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卽建言塞梁村口
開清豐口以東鷄爪河分殺水勢以護東流之平呂
大防以其與已意合向之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
力以爲不可是歲紹聖元年也轉運使趙卨深不以
爲然提刑上官均助之卨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
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
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
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
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宮再

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
今欲彌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
也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
慮河下流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
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爲患竊謂宜因
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
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
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
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無害知章復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遂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嘆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板吳安持爲鄆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自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僱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

太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爲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旣塞河畢工因上書言自元豐潰決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而東北西流利害甚鉅頻年紛爭國論靡適比奉詔
自闕村至栲栳堤諸河門並閉而築金堤七十里盡
障北流使河全東又自闕村下至海補築新舊隄防
疏濬淺淤雖盛夏水漲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述用
彰聖明獨斷之哲詔第部役等官功次以聞時東流
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
僧舍以樓詔諭還本土就賑而安持復言請開澶州
故河以殺漲水於是商英又疏言今年閉北河都水
監長貳交章稱賀請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

空修緝堤埽防將來壅決而已近聞安持宗望等卻
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候漲落相度施工前來漲水
及今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數年豈得不見
更候漲落則是狡兔之穴自爲潛身之計悠悠之談
非公心爲國也乞詔前後水官及前後本道監司經
河事之人詣都堂反覆詰難取至當議定歸一庶免
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是歲河決內黃口全北流
詔州縣共力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
鄭佑李偉罪投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建

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全河
湧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
覲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
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
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
于近世臣不敢遠引祇於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
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
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
齒稍芻村木耗費百倍力遇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

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
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防之不固亦理
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
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
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
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
向寬立堤坊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湧流若恐北流
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爲長策
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
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
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之道也政和四
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言河自大伾山東而來
直大伾山之西回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伾山之東
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勢東迫相直若引使穿大伾
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三山爲趾繫浮
梁歲省費可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憂詔置提
舉司董其事而巨濼成詔自居山大伾山浮橋屬濬

川者賜名天成橋自太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
者賜名榮光橋已改名聖功製橋銘磨崖刻之而蔡
京建閣于三山橋名曰纘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
門已又以河清稱賀然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而湍
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濫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
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至于大河浮橋歲一
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
大河之勢取其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泊生靈無
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而父子相繼領職聚歛

金帛交結權要超附各位所辟官吏皆計金敘績富
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選分爵賞每興一役乾
沒無數至靖康雖罷黜而國已南矣史臣曰黃河自
昔爲中國患大矣探厥本原則博望之說猶爲未也
其源實始于吐蕃桑甘思西鄙曰星宿海其四山中
有水百泓滙而爲海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自此流
東出口赤賓河合諸水而流漸大爲九度河其水猶
清淺可涉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合納憐河所謂細
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

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過臨
洮合洮河東北流抵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
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東勝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
抵潼關東出二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
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礮以防閑
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二三千
里恒被其害至宋爲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泛
濫尋以疏治復禹蹟不遠而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
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

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况宋人無意于幽燕而區區防一河以爲虜限烏足道哉元時河決屢告輒加隄塞至大德初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善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水視田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德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疆遏之上決下潰功

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後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

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
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
功論及河決卽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
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
必當治先是魯嘗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
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
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二議䟽塞
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復以
二策對脫脫避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於

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賈魯行視河議其䟽
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
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
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
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
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
辰至酉論辯終莫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
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
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七十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凡二百八十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招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效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賈夷履作至河防記畧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

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俾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翔築修築補築之各有刺水堤

古今治河考 卷十四
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
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
卷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棧
用繩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
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
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
深也又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
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
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

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錠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
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先是河
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
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
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
民動衆之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亾者實基於上下因
循徂于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
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
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

古今治平略
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卷十四

國朝治河

國朝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故道遂淤自是至永樂歲為決徙修築隄民胥困弊至九年決益甚時議濬黃河故道工部侍郎張信言祥符縣中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可濬大發卒濬之而主事藺芳言今于中灣分導河流使復故道誠萬世利然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絙泥草難堅久宜編大本成圍若欄圈然置之水以椿木錠其中實以

古今治平略

國朝治河

卷十四

四十

石脚而橫木貫于椿表牽築隄上便從之河以分復
從故道 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於海又
決滎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亳入於淮 景泰
中決張秋治久無功 遣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
行汶濟踰衛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
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
河自雍而豫出險卽夷水執旣肆又由豫而兗土疏
而水益橫流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
從之故隄潰渠淤澇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

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
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壩以時節宜無溢涸而後
河可得而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
顧開之令爲患耶 上遣中使卽問有貞出二壺一
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
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
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
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舉至
蓮花池大渚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

古今治平略 卷一四
淵接河沁矣。有貞曰：河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於平。既成，賜渠名廣濟，閘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水，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云。當是時，蠲瀕河民牧馬庸役，以專力河防。役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至弘治中，河決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

口。湯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衛通河而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瀾湯四出，不可禁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而止。命戶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乃築陽武長隄，防長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

古今治平畧 卷十四
正道恐卒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
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
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疏七年河
復決金龍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蓋東昌臨清流
幾絕畢注於張秋當是時議者洵洵謂河不可復安
復治海運而朝議弗是也命太監李興平江伯
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闊
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
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侯河頗循

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
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
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以入淮又濬宮府營淤河
由陳留至歸德灑爲二一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
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穴
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合且復
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
虹輔以混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
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
千斤有奇竹木新芻不可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
賜名安平鎮而是時丘學士濬著論言周以前河之
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
以後迄於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
以隨之卹民患者烏可不隨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
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
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
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

郡之害况今淮海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
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積有瀦如鉅野梁山等處
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
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
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朝建國幽燕漕
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博濟之境則河決不可
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
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今河南之境自滎陽原武
由西迄東歷睢陽亳穎以迄於濠淮之境民之受害

古今治平略
而不聊生也甚矣。坐視而不顧與，則河患日大。民生日困，失今不理，則日甚一日。或至於生他變，設欲興工動衆，疏塞並舉，則又恐費用不貲，功必未成而坐成困斃。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河，旣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廵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強而

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惜微渺之費，而忘其所損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夫難就之功。損民力於無用，糜民財於不貲。苟顧目前，惶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取其害。因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爲愈也。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止治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止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烏可置之度外，不講究其利害哉？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益

古今治平畧 卷十四
信賈讓上中二策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濫爲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木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歲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疏之則無所於歸，塞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滙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塲變爲波浪魚鱉之區。可嘆也已。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舊然，不惜棄地，不愛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毋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安之

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東溢，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制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漸

古今治平畧 卷十四
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於鳳陽膏腴之地歲爲河滄沒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迤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者田多不過數萬頃又皆濱海斤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爲多少宐有以權此矣學士張元禎亦言今黃河以北多存舊身若因開爲數支以達平原抵直沽卽可引以灌溉而殺其直奔安平之執然雨水未作河流細小卽引漑固無從也其正德中胡尚書世寧言今河自徑汴以來南分二道其一出滎澤徑中牟陳穎至壽州入淮

其一出祥符經陳留睢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谷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場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滙于淮今且淤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湧爲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漸成堙塞然壅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

也其陽谷魚臺二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榮澤聞孫家渡決矣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廢堤至於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爲力甚難沙隨水積豈能成功今莫若于昭陽湖左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

口濶五六尺以通二舟之交冬月水結船止更加濬濶以爲運道此其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船轉運至京又聞沁入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閱六十里通衛近年始淤是河流因沁可以達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荊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此亦一計也且黃河距衛河不遠宜可濬使通而嘉靖初議者欲引河自蘭注宿遷殺其勢詹事霍韜與少詹事方獻夫私憂之以爲

古今治平要略 卷十四
水溢徐沛猶有徐呂二洪爲束捍而東北諸山連亘如列垣卽爲患猶有所抵極若引而注宿遷則鳳陽歸德皆平地孰不可復禁禦不若先疏運河沿昭陽湖畔築長堤張水門以蓄洩卽運道無阻也以問山東僉事江良材而良材具爲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於海今衛河自衛輝汲至臨清天津入於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於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

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因遂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亦氣幾使然也
我成祖皇帝定鼎神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北張秋之決殆天意今莫若於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於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京師形勝所壯百倍此其爲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於封丘陸運至淇門入於衛達京師今一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由江入淮沂流至於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爲便者二。又河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而耕之，三邊軍餉可不漕而裕，而自臨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擇良有司而任之，不惟可備旱潦，兼可捍戎馬。而河南北直隸郡縣，轉羸瘠爲富强，夫水流行於地，猶血流行於人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或調理乖方，注於下爲痔漏，焦於上爲髮膚燥稿，而身爲之尪。今黃河自西域來，萬里注徐沛，而橫放猶血注於下而痔漏也。今疏之達衛，猶上運於支體，沿

河州郡，疏爲溝洫，旱灌潦泄，以興民利。猶血澤於皮膚，又自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迹，築爲邊墻，堰爲陂澮，外捍衛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又功及全陝。猶血運於頭顱而毛髮亦潤也。此其爲利者三。韜大然其畫具，疏上而黃侍郎縮方赴召，道經豐徐，見河災敗漕甚，則疏言：臣嘗考堪輿家言，兩山相夾，中必有水。兩水夾流，中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之水，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之水，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窪，水必繇焉。所謂水繇地中行是。

也。禹疏治河而八百年無患，水得其道而已矣。戰國開阡陌，廢溝洫，而平陸之土漸不可田，不免作渠以灌田。鑿河以通漕，作渠者必引水自高阜，方能跨原陸以成其利。通漕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况砥柱而下，多衝擊兩岸而行，岸善崩而淤，泥下積，河流上高，於是爲隄防以障之。今洛陽河堤，邛高於汴城，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今豐沛、徐淮陰雨連旬，千里爲沼，室廬穀土皆爲洪波。國家喉襟之地，至於此極，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而疏治之，非順其性

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於兗冀間，卽中條北條交合之處，尋自然兩高中下之形，浚使北流，由直沽入海，庶水由地中行，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溺之患。每歲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跡而固禹之迹也。智之大者也。若泛聽典籍人言，必求禹迹，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而禹迹終不可得矣。或謂黃河雖爲豐沛患，亦爲漕利。不知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堤岸，疏湖中積沙，以深

古今治平畧 卷十四
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釣兒口北至安山固
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湖水低
甚改漕河經焉可免濟寧高源淺徙之艱則漕亦何
賴於河哉下部詳議而河道總督盛應期言宐于昭
陽湖左別開新河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
餘里以通漕其說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
之乃集夫役分標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
可成徒靡財勞民 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河
之議遂寢其後都御史劉天和議以爲河水來則激

朕至必衝決退乃填淤引河而漕議者比之引狼兵
以除內寇誠切喻也故先朝名臣經理河道寧其漕
沒不敢引河且于河岸築堤捲埽歲費以數萬計誠
防河北徙故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涸滙水諸湖以
淤而決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係當圖萬全
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耳蓋勞費正等而限以斗門
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于節制
之爲萬全也事須後益 嘉靖初河決魚臺谷亭決
單縣至十三年而廟道口淤役丁夫十四萬三千九

百○人○濬○之○四○閏○月○始○成○而○河○忽○由○趙○皮○寨○向○毫○渦○奔
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絕○秋○冬○忽○復○決○河○南○夏○邑○開○數
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寨○之○決○俄○塞
嗣○是○歲○有○決○溢○而○所○由○無○常○迨○季○年○而○蕭○陽○徐○邳○之
間○漂○城○郭○人○民○爲○菑○也○劇○甚○決○而○南○鳳○陽○泗○州○迫
皇○祖○陵○地○接○歸○德○虞○城○適○河○汴○下○流○之○衝○爲○天○下○根
本○抑○而○北○會○通○漕○渠○又○天○下○咽喉○引○而○東○則○淮○河○交
注○宿○遷○清○河○猥○受○其○下○流○爲○墊○溢○無○極○至○四○十○五○年
河○塞○新○集○而○南○流○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

漕○于○是○都○御○史○朱○衡○以○工○部○尚○書○屬○治○河○衡○躬○相○度
訪○應○期○故○迹○因○疏○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
又○欲○資○其○利○幸○今○河○直○秦○溝○可○因○其○勢○而○利○導○之○開
新○河○以○漕○而○廷○議○以○爲○河○湍○渾○以○秦○溝○兼○數○河○之
任○恐○不○溢○而○北○卽○溢○而○東○又○抵○極○而○反○於○西○南○是○以
沛○與○魚○臺○爲○壑○也○幸○故○道○滅○未○久○空○可○濬○而○從○上○原
開○支○河○以○殺○水○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下○覆○議○於○是
衡○復○上○議○言○河○固○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
將○一○聽○沙○淤○之○所○爲○卽○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亟○爲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束隘而河流得益駛疾此爲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卽夏秋水猥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游蕩休焉獨何言爲壑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湧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難卽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濬者亦以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今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

西堤以固魚沛便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隆慶二年總河翁大立言新河勝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黃河難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旣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便利不煩牽挽五也夫漕河固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積滯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計畫蓋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

古今治平畧 卷十四
陽湖爲蓄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堤始無虞宐大興人卒由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于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又引昭陽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于此者從之明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城西淤塞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潰山東莒州郟城諸處皆溢從直河入邳州溺死人民無筭大立乃繪圖以獻且言權宐之計

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加河以避洪水廷議爲自往者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近日改成新河而豐沛之害平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旣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畧則故道宐可通至如加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疏鑿費亦自省于是復以衝往蒞之衝言自景泰間奪河爲漕而今徐邳之漕河卽黃河也往河趨濟博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趨邳遷則決野鷄

岡口下毫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新河雖築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遠之無以善後宜將議者開澗口之說下廷臣詳議報可萬曆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淮水不敵遂決高家堰于是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陽諸郡悉爲巨浸議者洵洵爲諸決口當毋塞開支河以殺水而主濬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議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往來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以濬海也然河未易

以人力導惟善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坊卽以導河也令河決上流固宐疏令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復岐分之卽水力益弱宐入海之滋不利也於是申平江伯故畫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閘而觸漕也嚴五壩起閉獨以待漕艘鮮船如法故官民船並盤壩禁於閘者於是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皆畚埴土膠泥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如長山來峙以

東水諸縷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
原堤短蹙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高譬重門以
待暴增續以禦寒卽有異常泛溢之水縷隄不支至
遙隄而極隄蓄豬者寬勢固不能潰而出也於是淮
必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濟而深通然堤堰
雖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
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河決范口十五年決祥符劉
獸醫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
毛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

漸疏通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
寨至李景高口遙隄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
土山橫隄河防幸無事二十一年河復大爲患決汶
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漲泗
州幾成魚鱉之鄉 祖陵松栢槁於水者過半巡按
御史牛應元上其狀 神宗赫怒易河臣遣科臣
荒度之迄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縣之黃
家壩三十里下五巷口入海漕臣褚鈇按臣牛應元
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堦數十萬金錢枉置烏有矣未幾晉大司空假手伏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圈旋即告阻而徐邳之流幾斷致屢易河臣終以天心效順而河雖薦小警無大變云嘗試考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爲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

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頤江在中國右爲陰性深廣而泗潯故江永漢廣兼滙澤湖湘之潏而善容雖暴險不爲敗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堂水泉少至行數千里不得井故河當水落伏槽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故湍悍迅猛旁激直瀆湯漭于平土而不可制且其自昆侖入中國

古今沿革
卷十四
凡九千餘里而經大折者有四其初由積石而逕湟
中則鄯關也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逆轉北而行凡
千餘里河西北岸卽爲涼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迨
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
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境舊
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州東北皆抵
大河自北以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其
來也旣遠其注也必怒其行也數折其歸也愈悍而
自孟津而下無高山石嶺以障之無洞庭彭蠡以蓄

之則其衝溢震蕩任性而往也固其所哉當時禹惟
悉此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
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遂灑爲二渠北則至于大
陸播爲九河趨碣石以入于海流道旣廣其勢自平
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况是時阡陌
之制未興溝洫之法具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
地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橫流哉
及周定王時河徙矜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至
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時決瓠子東

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
 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故也遠乎宣房之築導河北
 行二渠復禹舊蹟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
 千乘德棣之河復播爲入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河
 者是其委多而河之大有所泄力有所分而後八十
 年又無水患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
 都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
 二縣以迄于東漢永平使王景修築隄防自榮東至
 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破砥截溝疏壅令更相洄注

繇是至唐不爲患者千百餘年或者遂以爲王景隄
 防之力是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以瀉
 其勢而分其力景徒以尋丈之防而捍之是猶以螳
 臂而當大車之奔也豈可得哉由是言之河之分不
 分其利害昭然可睹矣然始猶東北以入于海未入
 淮也河之入淮自漢徙頓丘隋煬之引汴始宋熙寧
 澶淵之決實濫觴焉南渡之後遂繇彭城合汴泗東
 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
 之河而欲使一淮以殺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迄我

國朝且全入于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繇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善乎宋學士濂有言曰：河流合則勢悍，分則力弱。辟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之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空浚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後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嗚呼！是即買讓之

上策遺意哉。雖然，昔之河決，其患止于河，而今且移之漕矣。是昔為四肢之患，而今為咽喉之病。故古之河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河以漕，令河適北與衛河合入于海，則又憂漕必隄，使南而後安，則漕安而河勢又愈激，不可制。故古之治河者易，而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可治乎？不知河之所為衝潰，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徒濬上流而不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此猶治病不循其本而徒執其

古今治平要略 卷十四
標吾未覩其效也。何者河形亢亢則難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也。而所恃以分其勢者僅止于草浮一口則何怪其衝潰四出而莫之禁哉。今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迅而淮受之宏其勢有弗容者竊謂自淮以外視其勢之所決而可以別為支流者宏因而淪之使其流既分則勢益殺而河當漸寧。雖捐尺寸之地以予河可毋惜也。然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汙而河患未可終彌。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淮猶胃也。卽有八珍之

美止于胃而不達于腹必且朝食而夕病。故治漕者當治之河而後運道不致于見奪。治河者當治之淮而後河流不致于肆溢。治淮者當治之海口而後河流之分者不致于中梗。而有所歸則下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遏而自殺。庶幾昔者先冀交而後梁雍之意乎。然或者爲漕固以汶而不以河。河可使北而復于故道。雖禹之尤河不可復考。而千乘德棣之間漢人指爲太史馬頰河者尚未泯。可尋倘可縷析而分注之。使反于故道。由漢之千乘以入

海則將大有所泄而力有所分非若一淮之小而扼其勢使之橫潰為民害也。引河北則汶自彭城以下必微微則可以制而用之以漕以溉無不可者是則百年無患之長策哉。固今世之所大諱者然則亦惟固隄歸而勤巡視謹修賈魯之三策而已矣。

孫愷陽論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為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為腹夏鎮而南為股河決蘭陽經東長濫曹濮則橫截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之昭陽湖而胸腹潰。

決夏鎮之蘇莊而東西鎮口遂為河奪而股脛潰故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塞黃陵岡以保安平之功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於是開南陽河以安徐沛之流近者開泃之役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遏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溝而疏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由斯以談欲全泃河而朱旺口之大桃何可緩也獨是首事之時未有不列為必然之畫而功成之日輒不能無意外之虞則以南虞陵北虞運以

奔騰澎湃之勢而束蕭碭百里之間主籌者見
未必盡真借筋者謀或不盡効又况中外異勢
南北異心大小異任功罪異調則豈必操畚梏
懸圭臬之或錯也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奈
何始則假學制之錦望其成終則顧已破之甑
追其敗且工雖主於事中議或懸於局外議從
旁出者既敗可以免大罰議從獨立者雖成可
以生後毀鹽不瞬舳艫而談利鈍足不履撻撻
而議通塞蓋斷之於獨啓後日之衆口不若徇

之於衆昭今日之僉謀也且地聯二省議或參
商總河者欲聯爲一體而守土者或分爲二支
故議相反輒明害其成心相忌又樂觀其敗欲
釋負於此則甘心於壑鄰欲嫁禍於彼則籍詞
於築舍且上潰而下方汗堤坊之責也而或諉
之下下淤而上方潰躡淪之責也而或諉之上
獨議之則各諉其責而偏護其短并勘之則兩
執其咎而通省其罰其成則碧幢油幕居其功
其敗則黃綬斗食當其罪監司諉之倖令簿尉

古○今○治○平○卷○十四
諉○之○編○丁○甚○之○已○告○決○而○尚○奏○其○成○方○告○成○而○
旋○聞○其○潰○總○之○治○朝○多○明○作○之○功○季○世○半○姑○息○
之○政○然○則○設○專○局○以○久○任○為○逋○遷○以○責○成○省○議○
論○以○寬○中○制○之○權○嚴○賞○罰○以○核○功○罪○之○實○烏○得○
泄○泄○乎○然○防○軸○之○折○而○更○載○軸○速○其○折○也○見○徑○
之○塞○而○不○別○啓○徑○益○其○塞○也○舊○有○膠○萊○之○議○近○
有○沁○衛○之○議○雖○其○說○如○建○屋○者○之○為○半○料○而○前○
人○已○言○之○而○已○試○之○豈○其○白○瑛○之○說○以○人○廢○乎○
文○皇○帝○雖○罷○海○運○而○遼○洋○獨○不○廢○且○不○以○入○北○

軍○而○屬○之○南○兵○也○然○則○神○謨○聖○慮○未○嘗○廢○海○
運○而○主○計○者○又○烏○得○不○遠○思○也○
張○雨○若○曰○自○禹○別○九○河○殷○五○遷○復○歸○於○亳○以○避○
之○周○之○決○者○一○耳○齊○桓○申○命○不○曰○無○曲○防○乎○周○
制○也○亦○齊○意○也○蓋○各○自○為○備○以○防○之○漢○武○瓠○子○
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輩○為○法○不○同○要○
歸○於○塞○而○堤○之○唐○亦○決○者○數○矣○治○法○無○聞○焉○尋○
置○河○口○轉○場○蓋○因○其○勢○而○委○之○宋○決○已○甚○司○馬○
光○導○使○東○流○王○安○石○又○欲○收○兩○河○之○利○而○呂○大○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防文彥博亦思憑河以爲阻故與之角而爭之
至元則引河爲漕而用之矣夫三代而上禹功
懋矣乃殷獨憊于周者非偶致也九年昏墊八
年崩厓自可保千年無事而安邑鎬洛各據上
游河在東方委諸建國小患小費不煩王朝亦
各其勢耳商之與河鄰也乃其所以困也然而
䟽耕之利遠也三代而下漢費侈矣乃唐獨省
於宋者非幸成也管仲塞九爲一白圭壅水壑
鄰戰國列侯務盡地力千載淹淤待時崩潰漢

始承之物力旣富講求未精宋都河南恃以塹
虜北行則失天險南行則洩王氣東行則資灌
漑務奪地勢以就人謀亦各其時耳唐之不復
塞也所以不復決也然而勞逸之形殊也大都
太上務䟽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於不得已而
避之而塞之而爭之爲無策矣今之漕畧與元
同而今之河更與元異合堯舜以來未有之患
而不察堯舜以來相沿之法收勝國以後挽漕
之便而不鑿勝國以前瓦解之憂謀事者得無

疎耶說者曰河害漕也夫借河爲漕斯漕承河
患耳黃陵岡旣築則張秋以北無河矣泃河旣
開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軸轆百萬皆浮汶泗安
所籍而承其敝此可無議也又曰河妨陵也
夫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頓起汶泗蓋
必有石脈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卽有衝決如
汗液之布於膚外而况水之所聚卽氣之所鍾
又形家秘說也祖壠鬱盤雄視淮泗何至而
過慮哉此可無議也又曰今田滄瀛之間可得

穀無筭漕可省河可治矣夫田而穀則可因之
廢漕則不可東南灌輸非止足用亦平物力今
一旦廢之必舍本色徵折色金錢益貴米粟益
賤而田又不可得也是閭閻棄本業也向者開
荒至借市於民以充數而別輸其賦一歲再歲
客去賦亾日歸民矣且田有曷鹵民須召募此
又可無議也又曰海運之難難於白蓬頭耳今
開膠萊河可損前患此欲棄漕并棄河也然漕
廢而河不害則可漕廢而河患如故治河亦如

故是兩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地脈犯潮
汐。獨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况舍二百年之
人謀。盡二百年之經費。一舉棄之。而謀其新乎。
此又可無議也。又曰。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
達衛。衛鄭通而河不與焉。夫前此治漕。惟是不
復用河耳。一引於濟。張秋漲矣。一引於徐。茶城
竭矣。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通衛。何必不濟。
迂道千里。交承其害。謝涇渭之安流。而就岐回
之狂注。不過五年。保必敗矣。非完策也。又可無

議也。夫前之說二。為漕也。為陵也。固為河也。
時以為害。而愚以為不害。何也。若舟已移。而刻
之不止。後之說三。皆為漕也。亦為河也。為陵
也。時以為利。而愚以為不利。何也。若病少瘥。而
藥之不置。雖然。謂漕不因河。可求河不侵漕。得
乎。謂河不妨陵。可求人。不籍口。得乎。謂河故
其來也。必務分之。以殺其勢。其去也。必務防之。
以遏其衝。其分也。必復防之。以當難返之流。其
防也。必復分之。以消浸淫之漸。河藏於不竭之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淵人疲於奔命之府於是而財力殫矣然則當事者何可不爲變通計哉一日議分黃謂分得其術然後防可固也禹跡以來河分南北久矣青徐兗冀寥濶千里震蕩衝突惟力所及僅而容之今蒙墻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靈璧以北三百里而近不勝決也不勝淤也三堤相望歸出荒原滿目鏤雕半無完土卽欲分疏正如甕中畫水耳黃陵岡不可開也所謂導沁通衛者獨不可引黃北流使分南方之牛蘇又魚之

民平衛水自臨清而上土脈堅厚地形駛疾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一奇也蓋水在天地間亦有定數均其害則均其利可以一二數也一日省工費謂疲民以治之不若利民以委之也挑塞以來歲無寧日朱旺口之役用工二十萬其檄下郡縣者也持樸裹糧肩釜荷鍤亦將稱是淮徐豐單草木盡埽樵蘇斷絕烟火僅屬言之可爲酸鼻費緡八十萬其可聞司農者也官吏之費道路之費畚鍤之費樁埽之費檣車之費亦

古今治平略 卷十四
將倍是河之所及。既以河嚙之河之所不及。又
以治河嚙之變窟宅爲波濤者十之二。消膏血
爲堤防者十之八。養由基雖善射乎。亦務息哉。
竊恐其易潰決爲土崩也。苟無大害。曷緩之而
俟其定。一曰重責成。謂固防在人。不若人自爲
防也。向者河上之役。分治而無恙。總治而愈困。
豈專其責者。益其事哉。蓋分則各守其土。而人
無僥倖之心。合則獨擅其成。而計伸必然之畫。
凡濱河而邑者。能高其選乎。令異日皆可總河。

焉。而况以數千里之地。第責其防護而已。分水
之後。堤壩完固。加以精勤。不爲掣制。其何難焉。
一曰省議論。謂空言無當。不若攝歸實用也。神
禹智矣。而不保商殷之決。堯舜聖矣。而不參荒
度之謀。夫大成而小敗。寬之可也。甲得而乙失。
準之可也。先利而後害。修緝之可也。彼皆可謂
智計士也。合千萬人之謀。歲月之積。而欲以一
言斷之。立談之間。使其中道而移。故慮誠不知
其解也。夫分黃之議。法乎䟽上也。工費之省。法

乎委中也、責成之重、法乎防下也、上之不敢用、中之不肯用、下而用之、可以濟中之不逮、而不能盡其用、至議論滋熾、則為道旁築室、而無一可用者矣、斯又古今之通患也、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四 終



